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出版社1925年版译出

【珠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

华南的乡村生活

——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

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 著

周大鸣 译

CIVICS: AN INDUCTIVE STUDY SOCIALLY
DEVELOPED OF THE ELEMENTS OF
COMMUNITY WELFARE IN CHINA / BY
DANIEL HARRISON KULP.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华南的乡村生活

——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

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 著

周大鸣 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这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第一次对村落全面的田野调查,是第一本华南汉人村落社区的民族志研究。本书全方位地描述了一个乡村村落,记录和分析了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并对凤凰村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的调查,是广东最早的体质人类学的纪录之一。

葛学溥自创了核心概念“家族主义”(Familism),他认为“家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所有的行为、标准、思想、观念都产生或围绕着基于血缘聚居团体利益的社会制度。家族是所有价值判断的基础和标准。村落所有的其他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控制、宗教信仰、亲属制度都是围绕家族主义这一核心。

责任编辑:马 岳

责任校对:韩秀天

装帧设计:段维东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
(美)葛学溥(Klup, D. H.)著;周大鸣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11

书名原文: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Volume 1
ISBN 978 - 7 - 5130 - 0876 - 1

I. ①华… II. ①葛… ②周… III. ①村落 - 农村社会学 - 研究 - 广州市 IV. ①C912. 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4093 号

华南的乡村生活

——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Volume 1

原著 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

译者 周大鸣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71

印 刷: 北京富生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247 千字

邮 编: 100088

邮 箱: bjb@cnipr.com

传 真: 010 - 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mayue@cnipr.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14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 - 7 - 5130 - 0876 - 1/C · 123 (3765)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译者序

本书于1925年出版，主要的调查资料是1918年、1919年所得，记述的事情已经过去整整80年！本书的作者为葛学溥先生，因为年代久远，加上葛先生后来不从事中国的研究，所以缺乏他的背景资料。在网上检索，除了凤凰村的研究，他没有继续做乡村社会的研究，大都是有关教育社会学的论著。他大约1913年来中国，在上海的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做主任和教授，调查完不久就回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做教授，并在那儿一直工作到退休。他非常长寿，据说在纽约附近的老人院里活过了100岁。在上海时，他常利用学生暑期回乡做调查。凑巧，调查凤凰村的学生最为成功，因而成就葛学溥先生写成了此书。他将此书定为第一册，可是再也没有出版过第二册。

我在凤凰村追踪研究的引言中曾根据考证下了一个结论：

由此可见，1918~1919年的调查是葛学溥的学生们完成的，而他自己则仅仅在1923年到凤凰村进行过短暂的访问和进行体质测量。书中第一章描述的到凤凰村的经过、照片应该都是1923年的情景。书中所用的资料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收集的并经葛学溥本人检验，应该是可信的。●

据译者的调查，帮助调查的那位凤凰村的族人名叫戴天纵，原为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毕业后回汕头工作。1923年是他领葛学溥访问凤凰村的，当时他在汕头的一家保甲银行做高级职员。在1949年以前，移居到香港。天纵的父亲为戴贯一，即书中描述的那位去美国留学过的基督徒，他生于1881年，获得美国某大学的博士，1927年去世。戴天纵，应该是本书的主要贡献

● 周大鸣：《寻访凤凰村》，《读书》1998年第9期。

者。译者将这位“无名作者”公布于世，以念。

本书虽然出版于1925年，但今天读来仍不失其意义。

首先，这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第一次对村落全面的田野调查，是第一本华南汉人村落社区研究的论著。中国类似的调查研究要过10年以后。容观琼先生称葛学溥的研究是社会人类学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把社会人类学从研究规模小而简单的部落社会转向研究更为复杂的农民社会。在学术史上对本书的研究结果虽然评价不一，但一般都认为其研究对汉学人类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后来的一些汉学人类学家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葛学溥的研究之上的，从弗里德曼（M. Freedman）、科恩（M. Cohen）、武雅士（A. Wolf）到华深（J. Watson），以及本土人类学家（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人类学家）或讨论本书中的某些概念，或引用书中的某些资料。^①

其次，本书作为民族志式的研究，全方位地描述了一个乡村村落。本书记录和分析了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这对于想了解20世纪初乡村实际情况的读者提供了难得的翔实个案。同时，他也运用当时最新的社会学方法和理论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析，这些也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变得不“科学”。因此他的分析和文本的写作都是符合科学的规范，比起一般的新闻报道和传教士的日记还是有价值得多。

第三，本书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葛学溥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家族主义”（Familism），这个词在英文词典中是没有的，是其创造的一个新词。他认为家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所有的行为、标准、思想、观念都产生于或围绕着基于血缘聚居团体利益的社会制度。家族是所有价值判断的基础和标准。一切有利于家族的事务、行为，都会被采纳、推行；而反之，就会被视为禁忌，加以修正和限制。村落所有的其他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控制、宗教信仰、亲属制度都是围绕家族主义这一核心的。他提出了家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矛盾，他认为向市民性的发展是必由之路；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观念的输入，市民性的兴起是必然的。并认为在严格的家族主义的裂缝中能产生市民性。后来的汉学家对家族制度的研究极为重视，应该说与葛学溥的研究不无关系。

第四，葛学溥也提出了中国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如对中国家族的分类，他注意到中国家庭的复杂性，那就是生育、经济、宗教和祖先的神灵是叠合在

① M. Freedman.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58.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6.

一起的，因而把家族分成四类：自然家庭、经济家庭、宗教家庭和氏族家庭。但是，由于调查还不够深入，无法将村落资料按照这种分类统计，所以葛学溥对于这四种家族的阐述并不大清楚，并常常让人费解。译者以为，每一个家庭都具有自然的、经济的和宗教的功能，依功能来给中国的家庭分类是不合适的。可是对于中国家族的分类并不太容易，如按现在流行的单亲家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扩大家庭的分类，仍然不能涵盖复杂的家庭制度。如人们指出的“轮伙头”、“联邦式家庭”就是这些分类的例外。^①

第五，葛学溥对乡村教育的描述是相当精彩和详细的。他们调查的时代正是中国教育从传统的私塾、应试教育（为科举服务）向现代普及式教育发展的转型时期。他不仅详细地记述了学校的教学、课程设置、校舍、学校管理以及不同学校的比较，同时也给教育的发展进行了分期。最后还提出了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建议，要将实用的、本土的知识输入到乡村教育之中，要适应教育目标改变和明确新的教育目标。人们由此可看到，现代教育相当早就进入了凤凰村，现代的风潮也进入凤凰村，如开始了男女同校。

第六，本书对村落政治、社会控制与家族主义整合的论述也有独到的见解。他首先从凤凰村社区与宗族一体的独特性出发，分析村落政治的自治性和宗族对村落社会的控制。村落的宗族领导人与房支的房头和家庭的家长构成了村落的权力结构，控制着社区的每一个成员。村落领导人既是村落的控制者，也是向村落外、与上级政府联系的代言人。同时，他也看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权力向村落的渗透，村落自治的范围开始萎缩的趋势。当然，葛学溥也特别注意时代的独特性。那时正是集权的清政府解体、“中华民国”刚建立，处于军阀混战时期，那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还无暇顾及一个边远的乡村，因此给乡村自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环境。

第七，葛学溥对凤凰村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的调查，留下了难得的体质测量的材料。按照葛学溥说的，测量的工具是最先进的，方法是从人类学家史禄国教授那儿学的，并且史教授还在旁边指导。因此材料是可靠的，这也应该是广东最早的体质人类学的记录之一。葛学溥根据这些材料，对种族进行了分析，同时与山东、浙江及其他地方的体质测量资料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结论：凤凰村人与华南人群体特征最为接近，同时与华东和华北人群体都有密切的关系，从而证明凤凰村人的先祖与北方群体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他提出的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混血和同化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今天研究地方区域文化时，往往强调移民来源和对中原文化的认同，而忽视了土著人和文化的地位。

① 庄英章：《人类学与台湾区域发展史研究》，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1992年。

最后，葛学溥讨论了“邻里”与“社区”的概念，以及凤凰村的归宿。他认为凤凰村是独特的，兼有邻里和社区的功能，因此凤凰村既是邻里也是社区。这与美国的乡村社会是不相同的。

但本书的不足之处是相当多的，译者在注释里已有一些补正。这种不足主要是作者对中国文化认识的深度不够和田野调查的深度不够造成的。如认为凤凰村是单姓村落，事实上该村从创建到今天一直是多姓并存，只不过从20世纪开始，仅以一个姓的人口为主而已。译者猜测，也许是为了说明“家族主义”的核心概念而有意说是单姓村（一个宗族），从而使分析的起点变成社区与宗族同构。再如原书地图所标方位的错误，这是没有认真核对资料：一些是望文生义地发挥，如对“归湖”字面的解释，把归湖说成“鬼湖”，把“风水”解释成自然界风和水的力量，从女子“千金”而推论男孩“万金”的说法等；一些是随意的联想，如从凤凰村市场道路的修筑方式，先认定是外来的，然后联系到从沿海城市，到汕头，到潮州，最后到凤凰村的传播过程；还有认定犁耕和车轮并非本地文化丛，是从北方传来的，等等。

最后，要指出的是葛学溥没有点出帮助他进行1918年和1919年调查者的名字，尤其是对他帮助最大的、来自凤凰村的学生的名字，甚至连凤凰村宗族的姓氏也没有提。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批评，说他对借史禄国的测量工具可以一谢再谢三谢，可是不愿意提主要调查者和资料收集者的名字。^①书中对所引中国人的资料不注明出处，对主要报道人也不提名字，这也许体现了殖民者的优势文化心态。译者将本书译出，并考证出原主要调查者，也可以说是还历史本来之面目吧。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本书，特别介绍一下今日凤凰村的情况。

译者从1994年开始对凤凰村进行了多次的田野调查，于1998年完成了凤凰村的续篇《凤凰村的变迁——广东潮州凤凰村追踪研究》^②。下面简单地给读者介绍寻访凤凰村的经过和今日凤凰村的简况。

1994年10月，我们带着原书和在地理系借的详细地图来到了潮州市。我们在档案馆、方志办、文管会查阅了相关资料并询问了一些人，对于葛学溥1918年来调查的事既无记载，亦无人知晓。我们只有凭借原书一张简略的地

① Graham E. Johnson. *Changing Structures, Changing Contexts: Research Implications of a Transformed Environment. On the South China Track: Perspectives o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nd Teaching*. Edited by Sidney C. H. Chenu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② 参加田野调查的除译者外，还有黄淑娉、庄英章、张锋等先生，以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93级的四位本科生。凤凰村是学名，位于潮州市潮安县归湖镇境内。译者的《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已于200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图来判断方位，估计大概在潮安县的归湖镇境内。

到了归湖镇，镇政府听了我们的来意很热情，并安排文化站站长接待。真是碰巧，当我们讨论如何去寻找时，一位负责教育的副镇长走了过来。他一看原书的照片和地图，立即说这是他住的村。然后抛开书，在地上画了一张村的草图。村的道路、古庙、祠堂位置与原书的地图相吻合。我们去村里，找到了原书中记载的一些地方：凤凰溪渡口旁的小市场、福灵古庙、戴氏祖厅、戴氏宗祠、宝书楼等。

我们走访了村中年龄最大的老人。那位老人叫戴贤昆^①，当时92岁，身体仍很健康。他对当年两位外国人来调查的事还记忆犹新，说那两位外国人是本村的一位在外上大学的族人领来的^②，当时是他父亲划的船。还记得那个外国人给他父亲两个银元作为船资，他父亲没收的事。书上有张照片，他一眼就认出是他父亲，与他房间里墙上挂的那张像相同。至此，我们可以确认这个村就是当年葛学溥笔下的凤凰村，葛学溥也曾亲自到凤凰村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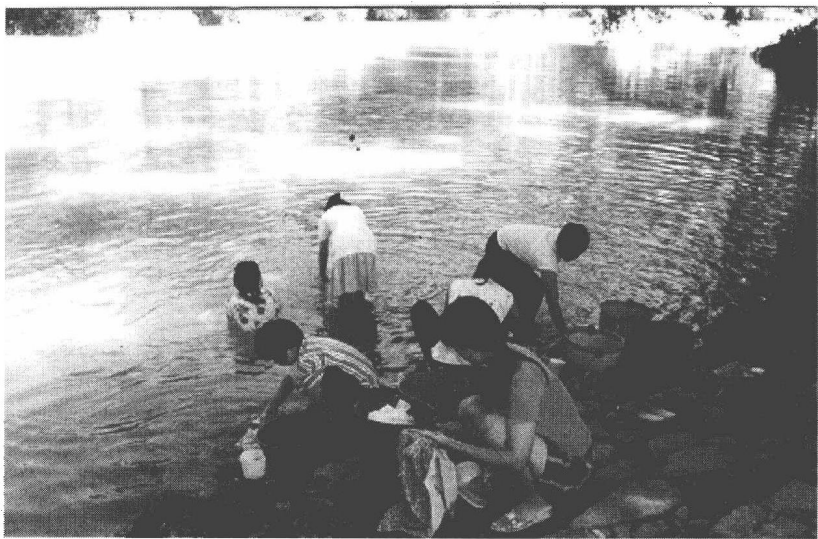
凤凰村（译者摄于2003年）

^① 戴老先生于1995年5月去世。当时他身体不错，与儿子分开单独开伙，另有一上学的孙子与他同住在一起。

^② 这位族人是戴贯一的儿子戴天纵，当时在汕头一家保甲银行做高级职业，现在在香港居住。两位外国人，一位是葛学溥，另一位可能是史禄国。因为葛学溥在附录3中说史禄国在旁边指导他进行体质测量。

凤凰村，本名溪口村，位于归湖镇政府所在地葫芦墟西北边，村西边有条凤凰溪，北可遥望凤凰山，可见葛学溥当年用“凤凰”之名寓意是深刻的。因为既可表示方位，又可表示中国文化特色。凤凰村是一个以戴姓为主的村。村民多操潮语。凤凰村在婚姻、家族、宗教礼仪等文化方面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由于邻近居有畬族，故在文化方面互有影响。至今，村庄布局、宗祠、村庙等主要建筑物，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风貌。因此该村为人类学的追踪调查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点。

当然经过了70多年的沧海桑田，整个村的自然景观都发生了变化。村里人新房一般建到公路旁或外围，所以老的房子还保留不少，其布局也与当年相差无几。如20世纪80年代重修了村庙，虽然名字还叫福灵古庙，但位置、建筑材料都变了，庙里供奉的神也增多了；20世纪90年代重修的祠堂位置没变，但把“戴氏祖祠”改成了“戴氏祖厅”；保留下来的各房祠堂，也成了工厂、商店和仓库；读书的“宝书楼”成了堆放杂物的危楼；过去的渡口依然可辨，只是有了公路桥以后渡口就没有渡船了，成了妇女们洗涮之处；过去的村市场因为在大堤之外不再为市，成了外来者的住家；书中描述的潭村（本名是大沟市）曾经是繁华的港口和集市，可是已被韩江冲毁，如今仅可觅残垣断壁！



凤凰村渡口（译者摄于1994年）

凤凰村地理条件并不理想，本地的民谣“三日无雨火烧埔，三日下雨水满湖”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情况。地理条件恶劣加上人多地少，所以本地向来粮食不能自给，村民靠种植水果、经营副业、水运业和商业或外出务工为生。抗日

战争时期，这里曾繁盛一时，县政府迁移到葫芦墟，商家店铺数百家，教育文化的精英也云集于此。但几番日机轰炸，就繁荣不再。解放后，宗族的势力被摧毁，戴氏家族的权力由贫困的非宗族成员取代；华侨的联系被割断，移民和外出务工均受到严格的限制。土地改革后，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但后来办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集体化的生产、单一的农业生产和改天换地的农田基本建设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使得村民生活难以摆脱贫困，1978年以后，才真正摆脱了贫困走上奔小康之路。

今天，凤凰村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就更大了。人口从过去的650人已增长到今天的1130人。家庭的结构从以主干、扩大家庭为主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轮伙头”成为赡养老人的主要方式之一。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严重，人均土地仅2分^①。过去男人们下南洋（东南亚一带）谋生，改革开放后青年男女到珠江三角洲和汕头务工。公路水路都可直通村里，电话、电视也进入了村民家。归湖镇区的扩展，几乎与凤凰村连接起来，村民的经济生活与镇的联系更为紧密。村民们种植蔬菜到集市卖，到集市开设各类商店和摊档。一些村民购买了集镇户口成了真正的“居民”。政治制度的变化、政权的更替和政治运动，都给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村里的学校从祠堂搬到了新建的大楼中，校名恢复了解放前的名字。戴氏家族中举人和秀才的人数在归湖镇是最多的，村民们捐资建新校舍恢复老校名，似乎想通过教育来再现往日的辉煌。同时为了缅怀祖先、启迪后人，村里组成了重修族谱委员会，以恢复“文化大革命”中毁掉的族谱。“文化大革命”中停止的民间信仰，现在也恢复起来，尤其是一年一度的游神赛会又开始举行。当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

以上的文字写于1998年。2001年，我又去了趟凤凰村，村中景观又有了不少变化。横贯村中的水泥路取代了过去的泥巴路，村中的房屋大多进行了翻修；“戴氏祖厅”里，原来的“追远堂”的牌匾被换上了鎏金木雕神龛。归湖镇与村已连成一体，过去的码头处修建了公路大桥；村市场即将不复存在；村小学已成为镇小学之一。风水大堤又加高了并铺设了水泥，可以行驶机动车。站在大堤上，可以看到凤凰村，绿色的橄榄树簇拥着青砖白墙的房屋，并与归湖镇的楼房相连接；转身望着风水，岸边摇曳的风尾竹遮掩着弯弯曲曲的绿水，与远去的韩江相连；在岸边还停留着几艘水泥船。村中的宁静与镇上的喧嚣都显得那么和谐、自然。

译者追记于2005年6月13日

① 编者注：1分约为66.67平方米。



远眺凤凰村的洋楼（译者摄）



凤凰村的大房子——葛学溥曾住在这里（译者摄）

作者序

本书所述中国之状况，弥补了学生对农村生活知识的需求。本书对中国广东省东部的一个村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村位于韩江流域的一个盆地中，韩江的出海口是汕头。

有关中国乡村生活的名著有三：一是 Doolittle 的《华人的社会生活》，二是史密斯的《中国的村落生活》，三是梁氏与陶氏所著《中国的村落和集镇生活》。第一本书涉及江南地区，第二本书论及华北地区，第三本书则是讨论整个中华帝国的。前两本书的作者是西方人，他们运用了荷尔博特、斯宾塞《描述社会学》的社会学方法，写得很精彩，但在社会组织的描述方面还不能令人满意。第三本书的作者是由受过现代社会科学教育的中国学者合著的，接近社会学的研究，但在社会学分析工具运用上却感不足。所有这三本书都试图概括出广大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共性，可实际上却更为远离真实。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中国这样广大区域生活进行概括的危险性，因为许多的这类概括在中国和外国的思想家和作家中都成为笑料。

以往研究村落生活的材料缺乏权威和可信性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过于概括的结论，其二是村落生活环境本身的改变。可是对村落生活进一步阐释和资料收集的需求却丝毫没有增加。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村落在国家事务中的战略地位。教育家、传教士、政治家和官员们已认识到村落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村落不仅居住着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和经营农业，在现代贸易相互渗透和交往频繁的情况下，村落研究更具有国际的意义。

政治家和官员们欲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们的收入，就必须根据村落生活真实资料的分析来发现乡村环境发展的趋势和动态，从而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为新的国家成长打下完好的基础。教育家们需要在可信的乡村社会学上建立乡村教育组织和实施的目标。传教士由于缺乏对村落材料的分析和阐释，阻碍着他们将宗教信仰传入到广大的集镇和村落社会。越来越多的领导

人正在为解决中国乡村社会问题而努力，而他们努力的价值依赖于具有最新分析和研究方法的乡村社会学的发展。

在中国，乡村社会学的价值在于为政治、教育、宗教和社会工作提供有关中国村落社区的大量不同的、生动的个案研究。无论是出于爱国，还是宗教热忱而关心中国发展的人应该通力合作，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起研究机构，以逐个分析整个中国每一区域社会土壤为目标。不同特性的社会土壤决定着新社会秩序中市民类型的形成。尽管这种新的秩序并不一定更好，但是我们可以寻找到社会土壤中问题所在。这些社会的工程师——包括政治家、宗教家、领袖、教育家和社会工作者将通过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和互相团结，凝成整体力量来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特别适合中国并且比其他方法更行之有效的方法。本研究的贡献在于深入了解社区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在相对静态条件下是如何发展的。本研究也提供了与印度、欧洲和美洲乡村社区比较的资料。同时还揭示了传统的社会关系、态度、价值观等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频繁之下，是如何土崩瓦解的。

在此，要向在调查中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谢。感谢彼德堡科学院前所长，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史禄国教授，他慷慨的帮助使我有机会研究人的体质特征。他借给我人体测量的仪器，并教会我运用最新和最好的研究种族类型的测量和统计的方法。只有这样的方法才使我能认定村民的人种特性。

我要向汕头和潮州的传教士们表达谢意，由于他们热情的款待、建议和协助，才使我的田野工作既愉快又有效。最后要感谢上海徐家汇教堂的神父们，他们提供建议和许可我利用气象图书馆的资料。

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

目 录

导论	(1)
研究的基本方法	(1)
研究的主要结论	(6)
第一章 地理位置	(10)
沿韩江而上——前往凤凰村	(11)
在船上的时候	(12)
凤凰村的环境	(14)
凤凰村	(16)
凤凰村的路与街	(17)
村民交往的范围	(21)
交流的指数	(21)
交流的条件	(22)
第二章 人口与健康	(26)
亲属关系与人口	(26)
市民性的起源	(27)
出生率与死亡率	(27)
人口结构	(28)
婚姻状况	(30)
人口的流动	(31)
中国移民	(32)
凤凰村的向外移民	(32)
村民的愿望	(33)
移民的影响	(35)
健康与卫生	(37)
迷信对健康的影响	(39)
个人卫生	(40)
第三章 族群关系	(41)
“中华”文化的扩张	(41)

华南文化丛	(43)
种族联系	(44)
凤凰村的创建	(44)
体质特征	(45)
语言关系	(52)
村落的统一性	(53)
第四章 经济生活	(55)
村落财富	(55)
职业	(56)
村落市场	(60)
女性的工作	(62)
经纪人	(63)
乞丐	(63)
土地价格和所有权	(64)
财富	(65)
第五章 村落政治	(67)
亲属地位	(67)
年龄控制	(68)
领导类型	(69)
儒士	(69)
天然的领导	(71)
市民性的冲突	(72)
村落主权的限制	(73)
村落行政	(75)
共同的法律	(78)
村落民主	(79)
第六章 家庭和宗族	(80)
亲属关系的基础	(80)
孝	(80)
祖先崇拜	(81)
地缘作为亲属关系的基础	(81)
法律作为亲属关系的基础	(82)
家族主义群体	(82)

群体社会学	(82)
妇女的地位	(87)
祖屋	(88)
典型的家族主义群体	(90)
奴隶	(95)
婚配和婚姻	(96)
婚礼	(101)
婚配形式	(102)
独身者	(103)
婚姻的离异	(104)
历书	(105)
家族主义的定义	(105)
第七章 社团	(107)
互助会	(107)
丧葬协会	(111)
制糖业协会	(114)
灌溉合作社	(115)
武术协会	(116)
曲艺社	(116)
社团的态度量表分析	(118)
第八章 教育和学校	(120)
村落教育的历史	(120)
转型时期	(122)
旧式课程	(123)
教育重组	(124)
在校学生	(125)
学费与薪水	(125)
现代时期	(126)
学校的设备	(126)
教师	(127)
纪律(校纪)	(128)
现在的课程设置	(129)
学校教育的评结	(132)

1923 年学校的人口普查	(133)
学校财政	(134)
成年教育	(134)
教育的机遇	(135)
女孩的教育	(136)
学校和社区	(136)
女孩活动的分析	(137)
家庭训练	(138)
男孩的非正式教育	(139)
学徒	(139)
娱乐教育	(140)
宗教教育	(140)
第九章 艺术和娱乐	(142)
鲜明的对比	(142)
艺术的喜好	(142)
书法艺术	(144)
壁画	(145)
漆器	(146)
雕刻	(147)
建筑	(147)
小件艺术品	(148)
艺术表现的传统习俗	(148)
音乐艺术	(150)
讲故事	(150)
娱乐的形式	(151)
第十章 宗教和神灵社区	(153)
泛灵信仰	(153)
招魂术	(154)
村庄神庙	(155)
祭拜仪式	(159)
游神赛会	(160)
祖先崇拜	(161)
家庭仪式	(162)